

# “的车”升级记

□徐久富



熟悉的旧街,一日一日滑动在行走的驴子的眼中,直到赶车的意识到补个车胎都成了难事……

扫码听作者自读版  
《“的车”升级记》



县城里的路没修之前都是土路,泼一瓢水,瓢还没收怀里,地就干了。赶上雨水,泥泞泞,出屋去墙边摘个瓜都打怵,拔一箭远鞋底子粘的泥有砖厚。

八六年夏天,大哥送我去师范学校报到。

班车颠进县城北街口停住。赶羊似的把旅客轰下。我和大哥截在大街上。“让人撇城边子了。”大哥说。脚底下的路咯脚,身上的铺盖压肩。除了房子比屯子里密实点,走道的人多那么几个,连树都看不见。有自行车打着铃儿扭过,没人挡道儿,打铃儿只是觉得闷得慌。右齐左不齐摆过来一个毛驴车。大黑驴瞧不出精神来,脖子底下的毛擀了毡,半截耳朵耷拉着,一走一呼哒。笼头脑门络着一撮暗脏的红缨,挂响串,铃铛的哗啦声把街面撞得开阔更显生冷。煮玉米的香味从哪儿飘出来,在驴车的响动声里让人觉得饿。

赶车的喝住牲口,袖着手:“大兄弟,坐车?”“多少钱?”“一人五毛,东西不收钱。”“没几步,少收两毛吧。”“哪儿都一个价,不缓口。”大哥抠出五毛递给了他。

愣愣地瞅着大哥。把袋子绷上车,赶车的示意我坐稳,回身骗腿儿,鞭杆儿敲了下驴屁股,晃两晃,驴车动了起来。大哥扶着车帮紧走着跟,家做的布鞋踩地上,噗噗起土。车板子上铺了一层薄褥,硌屁股,想保住哪儿,没个东西抓。“头回坐驴吉普吧?”“嗯呐。”

越往城里人越多,灰不灰绿不绿的衣服从眼底里滑过,那些衣服撑着的脸好似都一个表情,说不上高兴,也算不得不高兴。看见两个男的留着长头发。店铺的招牌土蒙蒙的,树叶子疲疲沓沓。

九五年,我从乡下进了县城报社工作。路还是十年前的样子,驴吉普还在马路上晃。人们的衣着开始有了些变化,灰色绿色的人群中,忽然多进出来一点红一摊粉紫。样色在人群中蠕动,带动周围,撞得那些久积的灰色与郁沉的绿色荡漾不歇,逐渐逐渐,土色从灰中抽身,锈从绿上剥落——整个人群褪去了一层老皮的皮,新鲜的笑脸在人群之上滑动。驴吉普多了,钻胡同,偶尔就能顶了牛。坐驴吉普的人也多了,骗腿儿就上,坐上再问价。人群新了,衬得县城更老旧。七十(其实)二趟街,九十

(就是)一座楼——天津知青给县城的定语在越来越多的人们口中溜出来,餐桌上,铺面里,驴吉普上——打趣儿中吐露无奈,戏谑下透露渴望。

驴车终于留不住了。一番大規模开肠破肚的改造,县城完成了前所未有的市政建设,柏油路面上跑起来溜溜儿快的驴吉普,让蹄下光滑的柏油路面,以及两侧由路而新生的衣服挤压着。熟悉的旧街,一日一日滑动在行走的驴子的眼中,直到赶车的意识到补个车胎都成了难事——那些补车胎的摊点铺子,越来越不爱承接这个活计。巨变的时代,淘汰旧的并不会有带来伤感。摊点不见减少,补胎带修理自行车存在了那么久的一个行当,由补胎捎带修理自行车变成了修理自行车外带补胎。县城周边乃至更远一些地方的人蹬着自行车进城,越来越多的自行车与它们的主人一起围定摊点铺子等待维修,修车的匠人再也不乐意对驴车老板们笑了。驴吉普彻底淡出了人们的生活。

留下的真空,由一拨喝油的三轮子顶了岗。那种矮趴趴铁皮包成的棚子车,轱辘都不得见。老头老太太喊成“蹦蹦车”。街道上的出租车多了一个轱辘,街道宽出三四丈,两旁的建筑又拔高了很多层。

生长最先以“多”的形式来配合人们的生活。桌上盘子中的油肉多了,集市市场上的摊位多了,商场中衣服的式样颜色多了,出行的人多了,用车的人多了,车厢中的面积多了,人心中的期望,多了。

不足十万人的小城,出租车达到了一千多辆。面包车比蹦蹦儿的寿命还短,迭代似乎在一夜间完成。时代的加速度来了,加速度下面衬垫着一个汽车工业的繁荣。捷达现代,不单单是两个轿车的品牌,也从车的角度诠释着它们对加速度的参与和理解。奥运会在北京召开的那一年,县城中的面包车式微到几乎绝迹。夜酒散场,人不尽兴想着多说几句,一辆现代开过,一辆捷达开过,挤不下,等面包车,把臂风中,几个人都冻木了,车也没来。

去年,滴滴入驻县城。网上叫车,几分钟,车子停在身边。拉开门一看,原来是邻居家的大小子。这孩子有工作。下班跑车,说是想攒点私房钱,春节带着女朋友玩一趟普吉岛。

# “遍插茱萸”的是谁

□张港



我不在家时,有好吃的,妈妈也总是留给我一份,直到放得不能放了,才分给弟弟们。因为这样,我理解的“遍插茱萸”,一直是母亲的行为,而不是别人。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写这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时,王维刚刚17周岁,正在长安求学。我读这首诗时,也是17岁。那个时候,能有诗读已经不错了,没指望有注释,所以全靠自己理解。

自从我下乡走后,吃饭时,妈妈依然在桌上为我放一双筷子,然后说:“唉,这记性!老大已经下乡了呀!”第二天,她又是这样。有好吃的,总是留给我一份,直到放得不能放了,才分给弟弟们。因为这样,我理解的“遍插茱萸”,一直是母亲的行为,而不是别人。

解读这首诗前,先得明白插茱萸的过程。九月九日重阳节,屈原的《远游》“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已经有了“重阳”。到汉代,重阳已经成为固定的节日。《风土记》写道:“九月九日折茱萸以插头上,避除恶气而御初寒。”《续齐谐记》中记载:“费长房谓桓景曰:九月九日,汝家有灾,急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系臂,登高,饮菊花酒。”这就是九月九日插茱萸风俗的由来。

解读这首诗前,还要清楚“遥知兄弟登高处”的“处”。“处”读去声时,一般是“地方”,是表示方位的。可是在古代诗词中,“处”除了表示方位外,还可以表示时间,译为“时”。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九月九日这个时间是可知的,但是王维不在家中,登的具体是哪一座山是未知的,身处异乡的人是不可能知道家人登了哪一座山的。所以说,遥知的不可能是地点,只能是时间。“登高处”只能译为“登高时”。如果译成“登高的地方”,那就成了哥儿几个已经爬到了山的高处,才发现少了一个大哥。这哪里还是兄弟情谊了?

王维是家中老大,下面是四个小弟弟,这时的王维才17岁,弟弟们还全是小孩子。若是说这时想他的是弟弟,那也就是以玩为主的孩子们的事,这些事不至于让作者如此动情,即使是动情,也应该是轻松的、活泼的、搞笑的。

如果您能接受“兄弟登高处”就是“兄弟登高时”,那么,这诗可以解释得深刻多了:四个淘小子,让娘喊过来了,娘说:“过节了,到登高的时候了,得先把茱萸插身上。”弟弟们不愿意身上插这玩意,怪麻烦的,干啥都不方便。但是不插,娘就不让登山,只好一个一个排队让娘插。四个儿子站在眼前时,娘又想起了大儿子,不由自主说出了“少一人”。

“遍插茱萸少一人”,应该翻译成:妈妈挨个给孩子插茱萸时,会为少了我而伤心。

# 我的荒友是个传奇

□庞壮国



来吧,像北方人那样举起酒杯,为脚下的直通向遥远的道路而歌而饮,为大雪花飘飞的思绪和黑油油插根筷子都能发芽的活力……

交往二十年的铁哥们官柯,对我来说,他俩字的名字,换一个俩字的词也行,传奇。

第一次认识官柯是在1997年。大庆《岁月》杂志社编辑部里,我的顶头上司阚峰主编拿来厚厚的书稿,说这是一个老知青写的,你也当过知青,你给看吧。当时我还心里有点抵触情绪,三十多万字也不是短篇中篇,凭什么苦活累活都给我,也不给加点奖金。接过来,沉甸甸,想摔一下,忍住,没摔,都是人家的心血啊。跟领导闹点情绪可以,拿作者砸坐凳,不给人家看不要紧还给摔,无论作为编辑还是作家,都是很不对的。

厚厚的书稿在家里晾了两天,晾得抵触情绪没咸没淡了,在某个下午捧着看看。心想,多找点毛病,谁叫你没摊上好人呢,到时候一二三不定多少条,条条都够枪毙,叫你没事不好好呆着,二十万三十万字地写。

估计是下午两三点钟开看,一看就手不释卷,等我纵马草原一般看罢最后一段,一看表,凌晨四点了。迷糊一会儿,到《岁月》杂志社就跟阚峰说:“快找作者,我得跟他见上一面。”于是见到了官柯。

他刚过十五即将十六岁,一个哈尔滨青年,就穿上没有领章的黄棉袄,成为农垦兵团的战士。他下乡的地方叫“潮水”,我下乡的地方叫“龙门”,两个地方之间仅仅隔着小兴安、辰清、孙吴、大河口,都在北(安)黑(河)公路边上,都属于小兴安岭腹地。他书中叙述描写铺陈的人情事情心情,我都见过体验过。

官柯以一个兵团基层小小的点为依托,写出了史写出情写出了血潮之音写出了泪水敲打冰层的动静——长篇纪实文学《黑白红》。这里头的叙述官柯就有俩传奇,一是年龄在兵团里最小,却表现得不糠。二是干三年竟然能够凭着苦干友善就被推荐选拔去了大



《飞翔在北大荒》 套色木刻 51×100cm 刘汉文

庆钻探技校。童年里官柯的传奇是,哈尔滨著名的小火车,他当过少年火车司机,还被国家领导人接见过呢。

等到官柯由采油工艺研究所忙活事务的副所长,调到采油五厂当副厂长,他开始琢磨松基三井了。标志大庆油田诞生的松基三井就坐落在五厂辖区。采油五厂常年有一个班组,专门管理松基三井。一年多里,官柯把松基三井吃透了,跟松基三井有关的人与事采透了。五万多字的报告文学《奠基石》一出手,就获得黑龙江省主题征文一等奖、全国铁人文学大奖。

不久他从采油五厂调出来,当了方兴的经理,干着未艾的事业,开发地热、小油田、小气田。忙忙呵呵东跑佳木斯,西颠富拉尔基。白天他属于大庆油田二次创业巨大机器的一个运转不止的齿轮螺丝钉,晚间凌晨两三个小时他

属于文学。

突然又一本书问世,二十多万字的《本色》,写大庆老标兵包世忠,一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叱咤风云的战士,一个在石油大会战中用生命铸就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活人。事情的起因,是官柯正在包世忠家采访《奠基石》素材,恰巧当时的市委领导来慰问石油老人。他对官柯说:“包世忠这样的人物是该大书特书。”官柯说:“那就领任务啦。”说话算话,官柯成为老包家的长客,直到把包老的风火性格风火经历烂熟于心,倾注于笔端,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正气有脾气的典型人物,既有文学价值,亦有史学价值。

散文集《大野》的诞生,也充分显示了官柯在文学道路上夺关攻城的一种打法。他从《黑白红》到《奠基石》到《本色》,从来不零打碎敲,从来不逮啥是

老虎大熊鳇鱼哈什蚂用血肉哺育的精灵啊。

其实我的自豪可能毫无道理,我跟拓跋焘、铁木真、完颜阿骨打、努尔哈赤肯定不沾亲戚血脉。仅仅因为我生活在这一块土地上五六十年,而这一块土地千百年前养育过这些英雄而已。但是我相信官柯的内心深处也多少有一点类似荒诞的活思想在作怪在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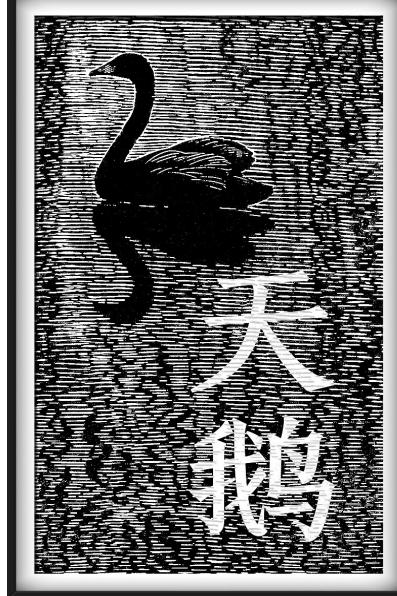
一晃,日子就是一晃。我花甲有八,官柯花甲有六。他住在让胡路区奥林国际公寓,我住在让胡路区广厦小区,没啥事俺们哥俩喝小酒唠唠嗑,东北话高高兴兴,叫做偷溜。

官柯照样夏天骑自行车,跑哈尔滨滨跑齐齐哈尔跑杜尔伯特。突发奇想,他用四天时间,按照大庆版图,沿着地图边缘画线,骑自行车环绕大庆五区四县转了一大圈,路线图形呈一条跳跃的大鲤鱼。六十三岁那年,胆大心大劲大,孤身一人,官柯骑自行车从大庆直取北京,全程两千八百里,八天,日行三四百里。

冬天去滑雪是官柯的主打节目,跑四面八方的滑雪场。官柯给我叨咕那些滑雪场的名字,亚布力、帽儿山、乌吉密、日月峡、长寿山、金龙山、长白山、北大壶、松花湖。那些名字里,都有官柯追风带雪,从高坡疾驰而下的矫健英姿。

更厉害的是,他手中的笔,没闲着。中石油编写书写的几个像样工程,都有官柯参加采访写作。退休五年来,官柯创作出版了长篇纪实《大脚印》,人物传记《油气田地质专家杨继良》,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从书里的《王德民传》,报告文学集《东方奇迹》。这几本书,哪一部都是沉甸甸的三十万字上下。

我的荒友官柯是个传奇。我曾经在一篇小文章里叫唤,来吧官柯,像北方人那样举起酒杯,为脚下的直通向遥远的道路而歌而饮,为大雪花飘飞的思绪和黑油油插根筷子都能发芽的活力,咱俩攀肩而歌而饮。



# 保持自省

□水森

◇想干事的人永远都在找借口!

◇世界上没有走不通的路,只有想不通的人!世界上没有办不成的事,只有不办事的人!

◇喷泉水花四射,是因为她有高压脚足劲憋的!

◇瀑布之所以能飞流直下,是因为她有足够的落差!

◇滴水之所以能水穿石凿,是因为她有既定目标,而且不达誓不罢休!

二

◇学懂弄通做实一个“让”字,做人做事就理智明智!

◇礼让,不是懦弱无能,而是对人尊重,做人彬彬有礼。

◇谦让,不是畏缩没用,而是对人包容,做人落落大方。

◇承让,不是保守被动,而是对人恭敬,做人敞敞亮亮。

◇辞让,不是拈轻怕重,而是对人推崇,做人淡泊名利!

◇让,能让出尊重敬仰;让,能让出深情交往;让,能让出和和睦处;让,能让出共赢分享;让,能让出真诚坦荡;让,能让出平安吉祥!

三

◇千金不抵有信心,万金不换人信任!

◇人对人的信任就像是信用卡,有多取少,银行授信就高。不断存取总有剩余,或者借资开支定期还本付息,资信就会升级。

◇银行给你的授信额度就是对你信任积累的基数。

◇做事先做人,诚信伴终身。既要珍重他人对自己的信任,也要尊重自己对他人的信任。

四

◇少年不知愁滋味,知愁不再是少年。

◇少时不知文中意,再读已是文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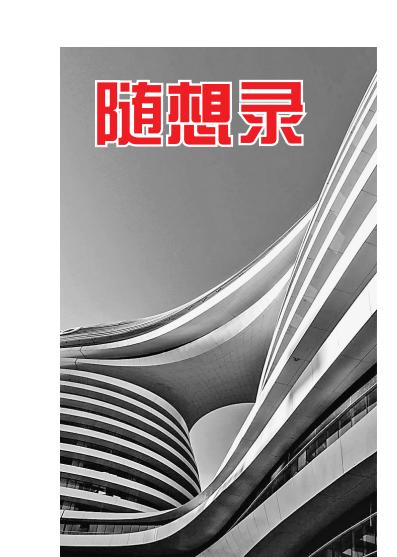
◇阅历丰富,知晓世故而不世故。

◇长路漫漫,结伴同行而不独行。

◇人生苦短,珍惜当下而不媚下。

◇饱经风霜,坚定理想而不妄想。

◇不忘初心,传承恪守而不保守!



扫码关注《天鹅》 共享文字之美